

楚庄王灭庸

春秋时期，居住在我国湖北省西部和北部汉水上游地区的许多部族还停留在氏族社会阶段。他们分散居住，互不统属，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居，被称为“群蛮”或“百濮”，有的被称为“戎”。“百濮”实际上是当时在河谷之中滨水而居的低地部族。楚国之先便出自百濮，以后从低地向北方发展，吞并许多原始部落而强大起来。而在楚国周围山陵地带的高地上居住的过粗耕生活的农业部族，当时被称之为“戎”。他们分布在楚国的东、西、南三面，和楚国相对抗。周匡王 2 年（前 611 年）楚国发生大饥荒，戎人就乘机伐楚之西南，至于阜山（今湖北房县南 150 里）；又伐其东，至于大柢（今湖北荆门西北）；又伐其东南，至于阳丘（不详所在），又攻到箴枝（在今湖北枝江）。而在这些戎族中，庸和麇是其中的两支较为强大的部族。庸的本义为垣庸，为城垣。其部族以的高大的城垣为象征。据《尚书·牧誓》当年助周武王伐纣者中即有庸国之师。庸地在今湖北竹山县西四十里之上庸故城。春秋时代，庸是楚国西北的强敌，麇人也比较强大，当时麇人还役使着许多百濮部族。麇地在今湖北郧县境。

楚国自楚武王之后，不断兼并周边的原始部族，势力越来越强大。到楚庄王时代（周顷王 6 年（前 613 年—前 590 年在位）），已具备了称霸中原的实力。关于楚庄王，史书载有这样一则故事，说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并下令国曰：“有敢谏者死无赦”。大臣伍举人谏，见楚庄王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于钟鼓之间。伍举婉转地说：“愿有进言”。说：“有鸟在于阜，三年不飞不鸣，是何鸟也？”庄王回答说：“三年不飞，飞则冲天；三年不鸣，鸣则惊人。你下去罢！我知道了。”谁知居之数日，而淫益甚。大夫苏从乃入谏。庄王于是罢淫乐，所政所诛者数百人，所进者数百人，任伍举、苏从以政，国人大悦，是岁灭庸。因而，灭庸之役是楚庄王

霸业的开始。

周匡王 2 年(前 611 年)楚大饥,戎人攻其东、西、南三面。而庸人亦率群蛮以叛楚。麇人也率百濮部族聚集在选(在今湖北枝江县境),将以伐楚。庸人和楚人之对抗由来已久。史载,当周夷王之时,楚之先祖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师伐庸。庸之附属于楚,可能自周夷王时始。而此次乘楚之大饥以叛楚,声势浩大。楚国不得不倾其全力对付。楚之北境防中原诸侯的军事重镇申(在今河南南阳境)息(今河南息县南)二邑大门紧闭,以防中原诸侯乘机进攻。

叛乱发生后,楚国内部有人鉴于叛乱力量强大,不易抵挡,主张将国都暂时迁于坂高(今湖北当阳之长阪),以避敌锋。大夫苏贾反对,说:“不行。我们能住,敌寇也能住,不如发兵伐庸。麇人和百濮认为我们发生饥荒,调动不了军队,所以才叛而伐我。如果我们出兵攻打他们,他们必然惧而还归。百濮离散而居,各有居邑。一受到攻击,便会退回自己的居邑中去而不敢出来,哪里还谈得上攻伐别人?庸人为其首领。只要我们攻打庸人,百濮将不战自退。”楚庄王采纳了苏贾的意见,发兵攻打庸人。果然,这年秋天,楚军出动才半个月,百濮便各自退了回去。庸人陷于孤立。

楚军从郢都出兵伐庸,必须经过卢(楚邑,今湖北南漳县东),从郢至卢,楚军自己携带粮食。而从卢出发以往,则开当地之仓禀以食将士。楚因大饥,不得不上下同食而无异饩。楚军到达句滋(在今湖北均县旧城西)后,派卢邑大夫卢戡黎带兵攻庸,一直打到庸人的方城(在今湖北竹山县东 45 里)之下。庸人从城中出击,击退了卢戡黎,并活捉了其属下子杨窗。卢戡黎在庸方城下仅仅坚持了三个晚上便逃了回来,说:“庸人数量很多,而且群蛮聚集在那里帮助他们,不好打。我们不如调动大军,将王卒(楚王之禁卫军)也发动起来,合兵一处,而后进击。”楚大夫师叔坚决反对,说:“不行。我们还是暂时和他们打几次,让他们骄傲起来。敌人骄傲而不设备,而我军蓄怒以待,便可以击败他们。这是我们的先君蚡昌

(楚武王之兄 蚡 服陲 所采用的办法。楚庄王同意了 派出部队和庸人交战,打了七次,楚军皆佯装败北而逃。庸人自己并不追击 倒是庸人所率的群蛮中裨、儵、鱼三个部落去追击楚军。

庸人和楚军交战几次后,见楚军每次皆败逃而去,遂觉楚军不堪一击,不足与战,因而斗志松懈下来,对楚军防备甚疏。楚军侦察得知之后,乘机大举进攻。楚庄王坐着一辆专车,亲自指挥。楚军会集于临品(在今湖北均县界)然后兵分两路:一路由大夫子越率领 从石溪(在均县界)进攻 另一路由大夫子贝率领 从伋(亦在均县界)出击 两路合攻。同时 秦国和巴国(当时在今湖北长阳)也派出军队和楚军一道进攻。群蛮部落见楚军强大,惧而与楚军谈和,和楚庄王订盟。庸人猝不及防,又陷于孤立,被彻底打垮。楚庄王乘机消灭了庸国。

庸的灭亡 对于楚国的发展具有很大的意义。《左传》宣公 12 年载晋大夫栾武子的话说:“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它为楚国向山陵高地发展,兼并更多的部族,扩大自己的力量开辟了一条宽广的大路。

晋楚邲之战

邲 是郑国地名 在今郑州西北。郑国地处中原 夹于晋、楚两大国之间,经常遭受两国的侵犯,饱尝战祸之苦。亲晋则楚国出兵攻打,亲楚则晋国兴师讨伐。在周匡王 5 年(前 608 年)——周定王 11 年(前 596 年)的 12 个年头之中 晋国五次伐郑 楚国七次加兵 几乎年年有战事。周定王 9 年(前 598 年)郑国面对楚国的攻势 参加了楚与陈在辰陵(今河南淮阳县西)举行的盟会 但又迫于晋国的压力,转而亲近晋国。这样便惹恼了楚国。楚庄王于周定王 12 年(前 597 年)春 发兵攻打郑国。

楚军围困郑国国都达 17 天 郑国难于固守 想与楚媾和 但一

占卜 不吉利 再占卜 在祖庙痛哭 同时准备巷战 吉利。于是 全城人在祖庙大哭，守城将士也在城头放声号哭。楚庄王听到哭声震天，下令后撤；郑人修筑好城墙，仍不服楚。于是楚王再次进军围困 经过三个月的时间 攻破郑国国都 到达城中心的十字路口，郑襄公袒衣露体，又牵着表示驯服的羊来迎接楚庄王，请他任意处置郑国。庄王准备答应郑国求和的要求，但身边的将领不同意，认为既已攻下郑国，就不应该赦免。楚庄王则认为：郑国国君能屈居他人之下，必然能够取信和使用他的百姓，楚军长期在外，已经疲惫，灭郑可能引起郑人更坚决的反抗和其他国家的援助，那时，楚国就被动了。于是 退兵 30 里 派潘尫与郑国订立盟约 郑襄公派弟弟子良去楚作为楚国的人质。

晋国得知楚军复围郑，组成三军出兵援救。中军以荀林父为统帅，先谷为副；上军以士会为主将，郤克为副；下军以赵朔为主将，栾书为副。此外，由赵括、赵婴齐中军大夫，巩朔、韩穿担任上军大夫，荀首、赵同担任下军大夫，韩厥为司马。晋军行至黄河边，听说郑国已经和楚国媾和，主帅荀林父打算回师，认为没有赶上营救郑国的机会而劳累了将士，出兵也无用。上军主将士会同意荀林父的主张。中军副帅先谷却坚决反对，他认为晋国之所以能成为诸侯之长，就在于军队能武、群臣尽力。现在由于不战而失去诸侯，不能说是臣下尽力，有了敌人而不去追击，不能说是军队勇武。由于将领不敢作战而使晋国丢掉霸主地位，不如死去。他还表示，受君命做军队统帅，而以不配做统帅告终，只有诸位能这样，自己是不干的。于是就带领自己所属的那部分军队渡过了黄河。晋军司马韩厥见此情形，劝荀林父说：先谷率领一部分军队擅自陷入敌阵，您作为主帅，罪过就大了。失掉属国又丧亡军队，不如干脆进军。如果作战不能取胜，罪过可由六人分担，不是更好点吗？晋军于是全部渡过了黄河。

楚庄王带着部队北上，在郟地（今郑州市北）驻扎下来。楚军的中军主帅是沈尹，左军主将是子重，右军主将是子反。原打算在

黄河饮马以后就回国，听说晋军已经渡过黄河，准备马上回去。令尹孙叔敖也不想与晋军交战，下令回车向南，倒转大旗，准备回楚。但楚王的宠臣伍参（楚将伍子胥的曾祖父）想与晋军交战，就对庄王说：晋国的主帅荀息父是新上任的，威信不高；副帅先谷刚愎不仁，不肯听从命令；三军统帅各自专权，没有实际的最高统帅。这次，晋军一定失败！再说，以国君身份逃避臣下，对国家的名誉将会怎么样？楚庄王最忌讳这一点，于是告诉孙叔敖：调转战车的车辕，继续向北挺进，在管地（今郑州市北）扎营，等待晋军！

晋军过河后驻扎在敖、郕两山（今河南荥阳县北）之间，郑国的皇戌到晋军中，诱使晋与楚战，说郑国与楚媾和是为了保存国家，对晋国没有二心。楚军由于屡次得胜而骄傲，但士气已经衰落，又不设置防御。若晋攻楚，郑为内应，楚军必败。先谷一听，洋洋自得地说：“打败楚国，降服郑国，就在此一举了！”下军副将栾书却看出了皇戌的来意，他仔细分析了楚军的情形，认为郑国是用晋军占卜，晋若胜楚，郑国就来归顺，不胜就去投靠楚国。中军大夫赵括、下军大夫赵同赞同先谷的主张，认为领兵而来，就是寻找敌人作战；战胜敌人，得到属国，没必要再等待了！下军大夫荀首认为赵括、赵同的主张是一条取祸之道；而下军主将赵朔也认为栾书的见解正确，实践他的话，一定能使晋国长久。晋军将帅的意见很不统一。

楚国的少宰前往晋军说：我们国君年轻，不善于辞令，听说晋、楚两位先君曾往来在这条路上，为的是训导和安定郑国，楚国哪里敢得罪晋国？诸位不必在这里久留。晋国上军的主将士会回答：以前平王命令我们的先君，与郑国一起辅佐周王室，现在郑国不遵从天子的命令，我们国君派遣臣下们来质问郑国，怎么敢劳您的大驾？谨拜谢贵国国君的命令。中军副帅先谷认为这样的回答是奉承讨好楚国，就派赵括追上去更正说：刚才我国使者的言辞不恰当，我们国君让臣下们把贵国军队的足迹挪出郑国，吩咐不许退避敌人，臣下们没有办法逃避君命！

楚庄王又派使者向晋国求和，晋国也只好答应了，双方已经确定了结盟的日期。这时，楚国的大夫许伯为大夫乐伯驾驭战车，以摄叔为兵车右卫，单车向晋军挑战。晋军追赶他们，左右两角夹攻，乐伯左边射马，右边射人，使两角不能前进。只剩一枝箭了，有麋在前面跑动，乐伯一箭射去，正中背部。晋军的鲍癸从后面追来。乐伯让摄叔捧着麋献给鲍癸，鲍癸阻止部下不再追击，乐伯三人免于被俘。

晋国的魏锜请求做公族大夫，赵旃请求做卿，没有办到。又要求派他们去和楚国议和，荀林父只好同意。两人心怀不满，存心要让晋军吃败仗，借议和的名义前去挑战。上军副将郤克说，这两个人去了，必定会出问题，建议晋军严加戒备。先谷不同意。士会认为，还是防备着些好。如果魏、赵二人激怒楚国，楚国人乘机袭击，军队灭亡就在眼前；如果楚国人没有恶意，解除防备从而结盟，对于两国友好也无损害。再说即使诸侯相见，也不撤除军中守卫，这就叫有备无患。先谷听不进去。士会派遣巩朔、韩穿率领七队人马埋伏在敖山前，赵婴齐派步卒事先在黄河边准备好了船只。

魏锜向晋军挑战，被潘党追逐逃亡；赵旃夜里到达，在楚军军门外席地而坐，派部下先进入楚营。楚庄王组建左右两广，每广战车三十辆，许偃驾驭右广的指挥车，养由基为车右；彭名驾驭左广的指挥军，屈荡为车右。庄王乘坐左广的指挥车追赶赵旃，赵旃弃车逃入树林，屈荡下车与他搏斗，夺得了他的铠甲。晋军主帅荀林父怕魏、赵二人激怒楚军，派用来防守的战车去迎接他们。潘党追逐魏锜，望见尘土飞扬，派车飞驰而去，报告晋军来到。楚军将领担心庄王追赶赵旃而陷入晋军，于是出兵列阵。孙叔敖下令进军，要求楚军宁肯我们逼近敌人，也不要让敌军迫进我军，先发制敌！于是楚军全速进兵，士卒奔走，战车驰骋，向晋军袭来。荀林父无法应急，在军中击鼓宣布：先渡过河的人有赏！中军、下军争相上船，先上船的人害怕人多船沉，就用刀砍断后来要攀附上船人的手指，船中的手指多到用双手可掬的地步。晋军向右面的黄河边移

动，上军没有动。楚军中的工尹齐率领右方阵的士卒追赶晋国的下军。

楚庄王派大夫唐狡和蔡鸠居去告诉附属国唐国的国君，让他出兵帮助楚军，并让潘党率领四十辆后备车，跟随唐惠公组成左方阵，去追赶晋国的上军。晋上军主将士会认为，楚军士气正旺，不如收军撤离，这样既免掉其他将领失败的罪责，又保全了士卒的性命。于是士会亲自在队伍的后面押阵而退军，所以晋国上军没有溃败。

晋军有的战车坠入坑中不能前进，楚国人教他们卸掉车前横板，向前走了一点，马盘旋不进。楚人又教他们拔掉车上的大旗，扔掉车轭，这才跳了出去。晋人回头讥讽楚人说：我们不像你们楚国屡次打败仗逃跑，因而连怎样使兵车脱险的经验都有了。赵旃在败逃中以两匹好马帮助他的哥、叔脱逃，自己用别的马驾车回到军中，后来碰上了楚军，难于脱逃，就弃车跳进树林中。这时晋国的逢大夫同他的两个儿子驾车经过，嘱咐其子不要回头看，两个儿子偏偏回头去看，并说赵老头在后面。逢大夫发怒，让两个儿子下车，指着一棵树说：“在这里寻找你们的尸体！”边说边把上车的绳子扔给赵旃，赵旃得以逃难，逢大夫的两个儿子被追来的楚军杀于树下。

楚国的熊负羁活捉了荀首之子知蓐，荀首带家族的族兵回兵援救，射死了楚国的连尹襄老，射伤并俘获了楚庄王的儿子谷臣。黄昏时分，楚军在郟地（郑地名，在今郑州西北）扎营，晋军剩余的士兵溃不成军，连夜渡河，整整一宵，喧哗之声不绝。

这次战争，以晋军大败而告终。战争结束后，楚将潘党建议修筑高台，陈列晋军尸体，以显示武功。庄王不同意，认为以别人的危难为利，人民不会拥戴，暴尸于台，并以此作为自己的荣耀，这是强暴，而不是德行。于是，楚军在黄河边上祭祀河神，建造了先君的神庙，报告大事成功，然后就班师回国了。秋天，晋国的败军回国。主帅荀林父请求处死自己，晋景公准备答应他。士会的庶子

士贞子劝景公吸取楚成王兵败城濮而杀死大将子玉的教训，于是景公仍然让荀林父官复原位。

邲之战，是晋楚争霸中的一次大战。虽然晋国未因邲之战一蹶不起，但此后 20 余年，楚国一直处于事实上的霸主地位。

秦赵阌与之战

阌与战役发生于周赧王 45 年，秦昭王 37 年，赵惠文王 29 年（公元前 270 年）。

秦为制服赵国，进攻战略要地阌与，由阌与威胁邯郸。赵军给秦军以沉重打击，使秦国遭到进入战国以来最为惨重的损失。

赵武灵王政治革新，胡服骑射，国势日强，东灭中山国，向北拓地至云中、九原，东与燕、齐接壤，南与韩、魏连界，西部与秦国相邻，领有今河北西南部、内蒙古自治区南部、山西西北部、河南东北部之广大地区。赵国首都邯郸，西有太行山脉为屏障，南有洹水、淇水，有进可攻、退可守的广泛机动余地，战略意义重大。韩、魏、楚势力削弱后，赵成为唯一能与秦抗衡的国家。秦国自然不甘心赵国的强大而对赵进攻，形成秦、赵连续频繁战争。

梗阳之战

周赧王 27 年（公元前 288 年），秦军对赵进攻，重点指向梗阳，经过战斗，秦攻占了这座城邑。

石城之战

周赧王 30 年（公元前 285 年），秦、赵两王会于中阳，表面上双方比较和好，但不久秦又出兵袭占赵国藺、祁两个小城。赵军也出动兵力迎击秦军，双方在石城附近交战，秦军打退了赵军，占领了石城。

光狼城之战

发生于周赧王 35 年（公元前 280 年），在此之前，秦军数度攻赵，交战多在边境地区。这次进攻则指向战略要地光狼城，并派遣对楚、对魏作战名将白起指挥，战争规模有逐渐扩大之势。秦军歼灭赵军 2 万人，占领光狼城后，没有继续推进，战争暂时结束。

阨与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地处太行山山脊，东有大道直达邯郸，西有通路至韩国之上党，为赵首都邯郸西面之战略咽喉要地。

周赧王 45 年，秦王于华阳战胜魏、赵，稳定中原形势后，接着派遣中更胡阳率兵通过魏国轹关，越过韩属上党，进攻赵国西部险要——阨与。阨与城战起，传至赵都邯郸。赵惠文王立即召集重要将相大臣商讨对策，当时出现了救与不救两种意见的分歧：

廉颇、乐乘等将领认为：“道远险狭，难救。”主张不派兵援救阨与。赵奢则说：“其道远险狭，譬之犹两鼠斗于穴中，将勇者胜。”赵王认为赵奢言之有理，能够胜任救阨与之重任。于是派赵奢为统帅，率兵前往援救阨与，巩固这个战略要地，解除对京都可能造成的威胁。

周赧王 45 年，赵奢率军由邯郸出发，行军 30 里即停止前进，安营扎垒，并命令军中说：“有以军事谏者死。”秦军到达武安以西，勒兵鼓噪，声势汹涌，武安城内屋瓦皆震。赵军有一中侯建议“急救武安”，赵奢以为违犯军令立即斩之，坚壁 28 日不动，并加紧加固营垒工事。赵军这种驻军筑垒、停留不进的情况被秦军派出的侦察人员发现后回报。胡阳竟大喜说：“夫去国三十里而军不行，乃增垒，阨与非赵地也。”赵奢则于秦军间谍走后，立即率军，卷甲急进。两日一夜到达距阨与 50 里处，停军筑垒。

胡阳闻悉赵军到达阨与以东，形势突变，立即决定留兵继续围攻阨与城，主力迎击到达的赵军。

秦军突然向东进攻援救阨与的赵军。两军即将交手前，赵军将领许历不顾“以军事谏者死”的禁令，向赵奢提出“请以军事谏”。

赵奢命许历陈述意见。许历说：“秦军没有料想到赵军已到，他们的部队前来，士气旺盛，你必须加强部署，待机破敌。”许历并说：“先占领阨与北面山头的就胜利，后占领的就失败。”

赵奢赞成许历的建议，立即派出万余人急进，占据高山。秦军迟到一步，展开攻击。而北山各制高点尽在赵军手中，赵军居高临下，击退秦军的进攻。胡阳以攻击顿挫，用主力攻山，而赵军主力赶到，分路攻击秦军。山峡涧谷，鼓声雷鸣，赵军猛攻，杀声四起，秦军死者尸体纵横，填塞沟谷，全军大败崩溃。胡阳以秦军遭到惨重损失，无力再战，乃撤退围攻阨与部队，掩护残兵败将，返回秦国。这次作战为秦军进攻韩、魏、楚一系列胜利后遭到的空前大挫折。赵军则获得重大的胜利。

秦王不甘心阨与战役的失败，次年（公元前 269 年）派遣胡阳率军再度进攻阨与。由于赵国有充分准备，胡阳攻城不克，又撤军而还。秦以两次袭击阨与无成就，乃改变战略，转移兵力进攻韩属上党，企图进占上党后，以该地作为进攻赵国的战略基地。

阨与战后，赵王论功行赏，封赵奢为马服君，其政治地位与廉颇、蔺相如并列。赵奢以阨与之战，在诸侯各国间被列于名将之列，赵军的士气和战斗力也随之提高。

晋楚鄢陵之战

周简王 11 年（前 575 年）春天，楚国以汝阴之地为代价向郑国求和，郑国投从于楚国，却因此激怒了晋国。晋厉公决定兴师伐郑，由栾书统率中军，士燮为副，由郤锜率领上军，以荀偃为副，由韩厥率领下军，郤至为新军的辅佐，荀偃留守。又派_準和栾黶到卫、齐、鲁等国请求出兵助战。郑国人听说晋国出兵，就派使者向楚国告急。楚共王决定援救郑国，命子反统率中军，子重率领左军，子辛率领右军。路过申地时，子反进见告老退休在申的申叔，讨教这次出兵的利弊。申叔当时讲了关于德行、刑罚、和顺、道义、礼

法、信用的道理 然后直截了当地指出 现在楚国对内不施惠于民，对外拒绝友好邻邦，衰渎盟约而说话不算数，违反时令兴师动众，劳苦人民以满足自己的欲望，所以没有人会为之殊死拼命。他告诫子反：“你好自为之 我不能再见到您了。”

六月，晋、楚两军在鄢陵相遇。晋中军副帅士燮不想与楚军交战，新军辅佐郤至不同意士燮的主张，认为韩原（今山西稷山）一战 惠公不能整军而归 箕地（今山西太谷东）一仗 先轸不能回国复命 郟地（今河南武陵东南）交兵 荀林父不能再与楚军周旋 这都是晋国的奇耻大辱！现在再躲避楚军，无异于耻上加耻！在晋军和战不决的时候，楚军迅速逼近晋军而摆开阵势，准备先发制人。晋军官吏很为此担忧，士燮之子范匄献计：填平井灶，腾出空地，就在营盘中摆开阵势，把队伍行列间的距离拉宽以便作战。士燮认为范匄不懂事，拿起戈驱逐他，中军统帅栾书认为楚军轻浮，只要固守营垒 严阵以待 楚军三天后就会退兵 那时再趁机进攻，一定可以取胜。郤至进一步认为：楚军中子反和子重两个统帅不和；楚王所用的亲兵都是老兵，郑军的阵势不严谨，楚军的附从蛮夷小国的队伍连阵势都摆不起来，列阵不辟晦日，没选择好时间，军中士兵乱嚷乱闹、没有纪律、各路军队自有打算而无斗志，这都是楚军的弱点 因此 晋国一定能够打败楚国。

双方开战前，楚王登上瞭望车观察晋军的活动，令尹子重认由晋逃楚的太宰伯州犁侍立于楚王身后，随时备问，提供情况；晋军这一边，由楚逃晋、知道楚军虚实的苗贲皇也把楚军的情况告诉了晋厉公。他还建议：楚军的精兵是中军的王率，若把晋军的精兵分为两路攻击楚国的左右军，而三军集中攻打楚王的亲兵，一定能大败楚军。晋厉公占卜后，听从了他的计谋。

战争开始，双方的军队都向前推进。步毅为晋厉公驾车，栾鍼为护卫；彭名、楚共王驾车，唐苟为护卫。栾书、士燮二人率领家兵夹侍着晋厉公前进，晋厉公所乘的车陷在泥沼中，栾书准备用自己的战车去载晋厉公，他的儿子栾鍼呵斥他走开，然后掀起厉公的

车，把它拖出泥沼。

战场的另一阵地，晋将吕锜一箭射中楚共王的眼睛，共王召来神箭手养由基，给他两支箭，替自己报仇。养由基一箭就将吕锜射死。

晋将韩厥追赶郑成公，他的御者杜溷罗建议说：快追，以捕获郑成公。韩厥则认为不能侮辱一国之君，于是停止追赶。郤至追了上来。他的护卫建议说，派轻车赶到前方拦截郑成公，自己追上去把郑成公擒拿下来。郤至认为伤害国君要受到惩罚，也停止了追赶。

晋军英勇奋战，把楚军逼到险要的地段。养由基连射晋军，箭无虚发；大力士叔山冉抓起晋国士兵投击晋军的战车，把晋军战车的车轼都打断了，晋军这才不再追击，但俘虏了楚国的公子茂。

栾鍼望见前面子重指挥作战的旌旗，向晋厉公请求道：自己与子重有旧交，请派人代向子重进酒。晋厉公答应了他的请求，派使者持樽奉酒，到子重那边代为敬酒。子重说：栾鍼在楚国时与我有过交往，现在送酒一定是这个缘故。接过酒来一饮而尽，送走使者后又重新擂鼓作战。

鄢陵之战从早晨一直打到星光出现还没结束。子反命令军吏查看受伤的军士，补充士卒和兵车，并且修理铠甲武器，陈列战车马匹。唯主帅的命令是听。晋军也检查战车，补充士卒，秣马厉刀，号令饱餐一顿，再次祈祷，准备明日再战。同时还故意放走了楚国俘虏。楚共王得知这些情况，召子反来商量，结果子反因醉酒而不能前去看。共王感慨地说：“这是上天要让楚国失败啊！我不能再等了。”于是连夜逃归。随即，晋军进入楚国的军营。楚军留下的粮食，晋军吃了三天。

楚军班师，到达瑕邑。共王派人对于反说：城濮之战，先大夫子玉使军队覆灭，当时国君楚成王不在军中，因而责任要由子玉来承担。这次战败，您不要认为是自己的过错，这是寡人的罪过。子反叩头认罪。令尹子重和子反平时有矛盾，就派人去说了一些讽刺

挖苦和威胁的话，子反准备以死谢罪。共王派人赶紧去阻止，还没赶到。子反就自杀了。

鄢陵之战，晋国虽然大败楚国，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挫败楚军的精华，因而晋、楚争夺霸主的斗争仍然没有停止。

晋厉公之乱

晋厉公即位 在周简王 6 年(前 580 年)。即位以后，颇有作为。首先是在即位的第三年(周简王 8 年 前 578 年)率诸侯联军进行了麻隧之战，彻底击垮了秦国，解除了秦国从西方对晋国的威胁。之后 南向与楚争锋 在周简王 11 年(前 575 年)的鄢陵之战中击败了楚军，巩固了晋国的霸主地位。

但是，晋国自身的矛盾和危机，却在此时暴露了出来。按晋国的惯例 卿权太重。晋国当时执政的大族便有郤氏、栾氏、赵氏、范氏等。他们大权在握，发号施令，而作为君主的晋厉公反而并无太大的权力。上卿之间也矛盾重重。晋厉公即位以后，想加强自己的权力 重用胥童、夷羊五和长鱼矫等人 逐步削夺诸大夫的权力。因而厉公和诸大夫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在鄢陵之战作战之前，晋大夫士燮便看出晋国将要爆发一场内乱。因此，他不愿和楚军作战 反复强调“为人臣者 能内睦而后图外”、“不有外患 必有内忧”、“若外宁 则必有内忧”。与楚国作战“战若不胜 则晋国之福也 战若胜 乱地之秩者也。其危害将大”。可是 晋在鄢陵之战中却偏偏打了胜仗。所以，士燮从鄢陵回来后，便让自己的祝宗祈祷自己赶快死去，因为他不愿意看到晋国即将发生的惨祸：“君骄侈而克敌 是天益其疾也 难将作矣。爱我者唯祝我 使我速死 无及于难 范氏之福也。”鄢陵之战后一年 前 574 年 的九月 士燮就死了。

晋厉公从鄢陵返回晋国以后，就开始动手削弱大夫之权，“欲尽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晋厉公所信用的胥童，因为自己的父

亲胥克为郤氏所废（胥克原为晋下军佐，因患蛊疾而为执政郤缺所废），怨恨郤氏。大夫郤锜曾夺取过夷羊五家的田地，双方矛盾极深。夷羊五也深得晋厉公信任。另一大夫郤犇和长鱼矫争夺田地，郤犇将长鱼矫抓来戴上枷索，还把长鱼矫的父母妻子一起抓来，将他们和长鱼矫一起拴在车辕上。长鱼矫怨恨郤氏，而又取得了晋厉公的信任。晋国主要执政大夫之一的栾书，因为在鄢陵之战中郤至不听从自己的意见而出击并打败楚军，使自己丢了脸，也想报复郤至，除掉他们。因此，栾书从鄢陵回来后，便搞了一个阴谋，让在鄢陵之战中被晋军俘虏的楚公子茂告诉晋厉公说：“这一仗，实际上是郤至让我们楚国国君来打的。他说趁齐、鲁、卫三国之军来至，晋军军帅又来到齐，晋有四军，将佐当有八人，但荀息以下军佐留守晋国，郤犇以新军佐的身份到诸侯国去征集军队，故未到齐），一定能打败晋军。还说他将奉孙周（即后来的晋悼公，此时在周）以事楚。”晋厉公将这话告诉栾书，栾书装作不知道，说：“肯定有这事。不然，他怎会不怕死而和楚王在战场上谈论别的事呢？您让他到周（即周王室）去聘使，暗中观察一下即可知道了。”晋厉公就派郤至到周室去献鄢陵之捷，栾书暗中让孙周和郤至相见。孙周不知其中有诈，便去见了郤至，给晋厉公的人看见后，回来报告了晋厉公。晋厉公遂以为郤至阴谋废掉自己而立孙周，而相信了栾书之言。

这时候，恰巧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晋厉公出去打猎，带着宫中的妇女和诸大夫。按惯例，应由晋君先发箭射杀禽兽，再由大夫发箭，妇人和宫中之内嬖是不能参予此事的。可晋厉公却先和妇人发箭射猎，射完坐下来饮酒，然后才让大夫们去射。这本已颠倒了。郤至发现了一头猪，正想要射，晋厉公的内嬖寺人孟张却要来抢，郤至不服，先发箭将猪射倒。晋厉公由此认为郤至轻视自己，加上栾书的挑拨，遂对郤至十分怨恨。

晋厉公在一切准备停当之后，和胥童等人商议从何下手。胥童说：“必须先从三郤（郤锜、郤犇、郤至）开刀。他们宗族大，仇人

多。除掉大族，公室便不受逼迫。讨伐多怨者，容易有功。”晋厉公答应。但这事被郤至知道了。郤锜便欲发兵向晋厉公进攻，说：“即使我们失败了，他也必然陷入危险。”郤至本无反心，闻后不同意，说：“人之所以立于世，是以智、以勇。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乱。失去这三者，谁还同情我们？死就死了，不用增加仇怨。君之杀臣，谁又奈何？我若有罪，现在死已经晚了。若杀无辜，更会失去民心，能得好结果吗？”所以，郤至就没有发动进攻。胥童和夷羊五准备率八百名甲士向郤至进攻，长鱼矫认为不需要。他另出计谋，晋厉公派清沸魑帮助长鱼矫。两个人各自抽戈，衣襟相结，伪装成争斗的样子，请三郤前来作公断。三郤不知其谋，正要为他们评判，长鱼矫突然抽戈击杀了郤锜和郤犇。郤至连忙逃向自己的车子，长鱼矫一直追到车跟前，用戈将郤至杀死。三郤被杀后，晋厉公把三个人的尸体都陈列在朝堂以示威。

杀掉三郤后，胥童又指挥甲士在朝堂上劫持了栾书和荀偃。长鱼矫对晋厉公说：“不杀此二人，祸必及于君。”晋厉公说：“一天就杀了三个卿，我不忍再杀了。”长鱼矫说：“人家将忍心杀君。臣听说，乱在外为奸，在内为轨。用德御奸，用刑御轨。不施惠而只知道杀人，不可谓德；臣逼君而不讨伐，则不可谓刑。德、刑不立，奸、轨并至。我还是走吧。”于是，长鱼矫便离开晋国，出奔到了狄。长鱼矫走后，晋厉公把栾书和荀偃释放掉，说：“寡人只想讨伐郤氏。郤氏既伏其辜，大夫无辱。”恢复了二人的职位。二人叩首称谢。晋厉公任胥童为卿。

可过没几天，晋厉公到臣丽氏、晋大夫冢中宴饮，栾书和荀偃就派人把晋厉公抓了起来。然后，他们找另一个执政大夫士句商议如何处置晋厉公，士句却什么也不说。他们又找韩厥，韩厥说：“古人有言曰：‘杀老牛莫之敢尸’，杀老牛尚且如此，何况是国君？你们不能事君，找我商量干什么？”荀偃大怒，要攻韩厥，栾书拦住了他。

将晋厉公抓起来以后，栾书和荀偃就杀掉了胥童。第二年（周

简王 13 年 前 573 年 春 栾书和荀偃派程滑杀死晋厉公 而迎立孙周即晋君位 是为晋悼公。从此 晋国上卿的权力更加扩大；政由多门 的情况更为严重。

晋齐平阴之战

周灵王 14 年(前 558 年)晋悼公英年早逝 幼子继位 是为晋平公。晋悼公的去世，使晋国的霸主地位一时动摇。首先想取晋而代之的是齐灵公。在此前两年，周灵王为讨好齐国，使刘定公特赐齐灵公命 期望他“股肱周室 师保万民”^①；王室之不坏 繫伯舅是赖”使齐灵公得意非凡。晋悼公死 齐灵公便欲起而争为霸主。为压服鲁国，他首先联合莒、邾二国发兵攻伐鲁国，逼鲁投降。此外，齐灵公又发卫国之兵攻伐曹国，一面又与楚国结盟，寻求楚国的支持。并且派兵进驻于齐西界之平阴（今山东平阴），一时咄咄逼人。

晋平公即位后，晋国内部作了一些调整。羊舌肸（即叔向）为傅 张君臣为中军司马 祁奚、韩襄、栾盈、士鞅为公族大夫。齐灵公欲争盟，晋国首先与之对抗。周灵王 15 年(前 557 年)，晋平公会诸侯于温（今河南温县）齐使高厚临席脱逃。第三年 即公元前 555 年，晋国开始向齐国反击。晋国首先抓了替齐灵公发卫国兵攻曹国的卫国行人（外交官）解除了曹国之患。齐灵公犹不悔改，仍发兵攻鲁。是年 10 月，晋国便联合宋、鲁、卫、曹、郑、邾、滕、薛、杞等诸侯组成联军，攻伐齐国。晋军以荀偃将中军，赵武将上军，魏绛将下军 合诸侯之兵 共约 12 万人。晋军东渡黄河时，荀偃以玉祭河 求神灵保佑。

齐灵公闻诸侯联军来伐，亦倾其全国兵力出战，而御诸侯军于平阴。齐军在平阴筑了一道城堙，以作防御之用，并想以此为据点，进攻晋军。齐大夫夙沙卫向齐灵公建议转移阵地，凭险据守，齐灵公不听。双方摆好阵势以后，晋军即向齐军营垒发动猛攻。

因齐军所筑工事简陋不足以据守，故齐军伤亡惨重。在交战中，荀偃看见齐大夫析文子（子家）告诉他说：鲁国和莒国的军队已经从侧翼绕道进攻齐都临淄。析文子赶紧将这个信息报告齐灵公。齐灵公一听，才感到有些害怕。齐大夫晏婴也在军中，听了这个消息说：“君（指齐灵公）本来就无勇力，而又听说这个消息，齐军恐怕支持不了多久了。”

为了迷惑齐军，荀偃派了一些士兵在平阴之南的山泽间遍张旗帜，让乘车的甲士“左实右伪”（乘车之士三人，一居中，一在左，一在右。在左实有人、在右乃伪装之人）车前打着大旗，车后拖着干柴，来回奔驰，荡起满天尘土。齐灵公登上平阴北边的巫山向晋军阵地张望，看见这个阵势，以为晋有大军在后，非常恐惧。10月29日的晚上，齐灵公趁着月黑天连夜撤军，向东逃回齐国。晚上，晋军听见平阴城中马匹嘶鸣，第二天白天又见平阴城的齐军营垒上有许多乌鸦，方知齐军逃跑。11月丁卯，晋军进入平阴，立即挥军追赶。齐大夫夙沙卫殿后，一边走，一边把大车连起来堵在山道上，以阻碍晋军通过。并杀马填住山隘。齐军勇将殖绰和郭最二人看不惯夙沙卫如此小心，硬让夙沙卫先走，他们二人率军殿后。晋军勇将州绰率军追到，向殖绰连射两箭，一箭中左肩，一箭中右肩，正好夹住殖绰的脖子。州绰说：“若不再奔逃，就当我们的俘虏。若再逃，我就要射中间了。”殖绰害怕被杀，向州绰说两个人立一个私誓，便不再逃。州绰说：“有如日！”随即扔掉弓箭，将殖绰反缚起来。郭最也同时被绑。州绰将两人置于中军之鼓下，继续追击。

晋军追入齐境以后，一路势如破竹，进展顺利。12月初，晋军便攻到了齐都临淄城下。晋军将领范鞅攻临淄的西门雍门，攻了三天后，焚烧了雍门和雍门的西郭和南郭。刘难和士弱率诸侯之师焚烧了临淄南门前的竹木。临淄的阳门（西北门）东门（东门）也遭攻破。齐灵公大惧，准备率众突围，逃到邮棠（在今山东平度南）。太子光和大夫郭荣拉住他的马，劝他说：“诸侯之师来得快，